



镜头① | 网络写作者 ■ 他们或擅长玄幻,或精于历史。他们也陪老婆兜超市逛菜场,还得辅导孩子做功课 陶磊 摄



镜头② | 广场舞团队 ■ 哪怕大年初一,五角场街道舞蹈队的队员依然聚在一起排练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

过年不断更 我写并快乐着

新民特写

“府天,你过年断更么?”“那怎么行?我写了十年,一天都没断更过啊。每天保证六千字。”

“你呢?骷髅精灵。”“我已经跟读者打过招呼了,每天两千字,备好稿子了。女儿太小得照顾啊。”

“我已经两个月没更新了,大女儿要小升初,我得陪她读奥数,真对不起你啊。”洛水叹息说。

洛水、府天、骷髅精灵,是他们自由穿梭在网络的名字,时间久了,他们自己都习惯了,读者甚至不大记得他们原来叫程铭、张书玉和王小磊。他们从事网络写作都超过十年。在大多数人概念里他们也许是蓬头垢面的宅男和宅女,其实并不尽然。跟他们逛书店喝咖啡,你就知道,他们也要陪老婆兜超市逛菜场,还得辅导孩子做功课。

辞职写作为爱好

“我当年读的是电子信息工程,毕业后做了一段时间英语翻译,实在有

太多时间看闲书。于是自己就写写。2005年12月,拿到的第一笔稿费是800元,第二个月就拿了9000元,于是,我很快就辞职开始全职创作了。”

府天是个语速很快的上海姑娘,讲起自己进入这个行业的初始,她的记忆非常精准。洛水跟骷髅精灵就想不起第一笔稿费是多少,但他们都记得,最初网络写作和看书都是免费的,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于杂志供稿和版税收入,“最初这个行业并不特别得到认可,收入也不丰厚。大浪淘沙,我们还在写,还是因为热爱。”洛水当年学的是“国际金融”,妻子就在知名外企做市场推广,“其实我觉得,我每天写作也跟她上班差不多。现在资讯那么发达,想要跟社会脱节,也蛮难的。”

做足功课才下笔

跟上班差不多,是的。虽然行业里的“巅峰纪录”是单日更新五万字,或者每天凭一箱啤酒敲出两万字,但多

数成熟的网络作家,都是持续地以每天五千字左右的频率更新,每人每天都有固定的创作时间,哪怕骷髅精灵的创作需要他亲力亲为,但他每天依旧会保证两到三个小时的写作时间。他们的写作也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轻松随意,“明年终于要结束《盛唐风月》,这是我写作生涯里最长的一本历史小说。写之前,我去买了整整一柜子书,做足功课才敢‘下笔’。”府天说,自己对历史和创作的态度“都很严谨”。

“我得回去了。”逛完书店,洛水抱歉地跟他的老朋友们道别,因为他要回家陪大女儿学奥数,跟小女儿玩积木。去年当了爸爸的骷髅精灵也说自己得早些回家,“最近在忙电影的事情,过年了,要多陪陪老婆孩子。”于是,他们中一个开着挂着临时牌照的新车,两个一起步行去地铁站。微笑着告别,和这个城市的大多数人年轻人一样,正努力地在生活。 本报记者 孙佳音

心愿



洛水(程铭):我在每个新年中的愿望总是永恒不变——要当一头勤勤恳恳的老黄牛,为读者熬夜码字,伺候两个女儿吃喝拉撒,为老婆大人鞠躬尽瘁。至于我,只要爱我的人快乐,我就快乐。我就是这么标准的上海好男人啊!



府天(张书玉):不知不觉,我踏入这一行已第十个年头了,整个大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认同者和读者都有了几何倍数的增长。于我,能在虚幻的时空中创造自己的世界,写自己的故事,就是最大幸福。只盼还能这么安心写下去。



骷髅精灵(王小磊):从2004年开始,一直开心地写书,开心地看书。希望一直这样写到老。今年《星战风暴》的3D科幻电影会搬上大银幕,大卖大卖,红红火火,羊年喜洋洋!

背景

2014年的网络文学依然保持了前几年“大跃进”、“人气扎堆”、“野蛮生长”的势头。截至2014年12月,我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2.94亿,上网写作者数以千万计,签约写手数以百万计。网络文学,从十年前的无人理解,到十年后逐渐成为主流,比如热播电视剧《何以笙箫默》《甄嬛传》都改编自网络文学。

过节也要舞 我跳并年轻着

新民特写

“阿拉勿跳外国舞,只跳中国舞!”身穿新疆民族服装的退休工人周学富,在与舞伴们一同合影后,拍着胸脯表示“立场”。3月起,他所在的五角场街道舞蹈队,将参加北京老龄委主办的广场舞大赛。队长杨佩莉介绍道,他们会亮出两支舞蹈参赛,一支是少数民族舞蹈“串烧”;另一支是西藏舞《玛吉阿米》。因此,哪怕大年初一,他们依然聚集在五角场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二楼排练。

圆上儿时梦

这支由退休人员组成的舞蹈队,之所以钟情中国民族舞,是因为“年轻时都非常爱好民族舞,现在才有机会在广场上圆梦。”据副队长潘汉梅介绍,10年前,他们就是一支初具规模的舞蹈队,近年来逐渐还区分出民族舞和新疆舞等两支“分队”,一年四季都要参加各类广

场舞比赛,在去年市民文化节的‘幸福年华·舞动精彩’上海市社区舞蹈及时装表演大赛上,我们表现得很精彩。”如今,这支队伍多达60人。

“跳舞的人与不跳舞的人就是不一样啊!”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的杨佩莉说,“如果我整天搓麻将,看上去就老了。”她是文艺兵出身,跳舞是贯穿人生的“主线”,因此,哪怕大年初一,他们依然聚集在五角场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二楼排练。

节日都排满

杨佩莉领队“落户”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之后,不仅落实了每周2次,每次全天的排练场地,也成为潘汉梅介绍,10年前,他们就是一支初具规模的舞蹈队,近年来逐渐还区分出民族舞和新疆舞等两支“分队”,一年四季都要参加各类广

场舞比赛,在去年市民文化节的‘幸福年华·舞动精彩’上海市社区舞蹈及时装表演大赛上,我们表现得很精彩。”如今,这支队伍多达60人。

“跳舞的人与不跳舞的人就是不一样啊!”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的杨佩莉说,“如果我整天搓麻将,看上去就老了。”她是文艺兵出身,跳舞是贯穿人生的“主线”,因此,哪怕大年初一,他们依然聚集在五角场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二楼排练。

反串男演员

新疆舞的队伍里,还真有一位新疆人——出生在新疆,因为在上海读大学而留沪的张海莺,浓眉大眼,身材高挑,还能“反串”男舞蹈演员。起初,她只是好奇附近怎么会有人跳自己家乡的舞蹈,后来,她干脆也加入到跳舞的队伍中。她还分得仔细:“大部分广场上跳的新疆舞,都是新疆民间舞。而社区活动中心还有一位专业老师教的,是舞台上表演的新疆舞,不一样的……”

跳舞还能促进家庭和谐。“那些‘亚健康’的爱好都没了,身体和心情都好了。”他们都表示:“我们最好别放假,这样天天就可以在一起跳舞。” 本报记者 朱光

心愿



杨佩莉:希望广场舞的队伍越来越大。从舞蹈专业老师带出社区业余老师,再从社区业余老师带出更多社区居民——广场舞正呈现“宝塔形”的队伍,让更多人进入这个领域,就会有更多人都身心健康。会跳广场舞,就算摔跤也比一般人反应快。



潘汉梅:希望广场舞“扰民”的“误会”越来越少。



周学富:让更多的广场舞都保持“中国元素”,用音乐和肢体,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。

背景

上海的广场舞团队不低于数万支。放眼全国,“广场舞”矛盾十分突出。

去年,在“幸福年华·舞动精彩”上海市社区舞蹈及时装表演大赛启动仪式上,柏万青、周洁、凌桂明和李海霞等名人明星携手广场舞大妈,一起诵读社区文明跳舞的“大赛倡议书”。倡议书的主题是:“文明多一点,礼让多一点,休息早一点,声音轻一点”,呼吁广场舞大妈互谅互让,时间安排在7时之后,9时之前,声音不超过60分贝。

事实上,维护和谐社区环境早就有法可依。2013年出台的《上海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规定》中,明确了“居民参加社区公共文化活动,应当遵守相关规定和社会公德,避免影响其他居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。”